

神異典第六十卷

釋教部彙考二

北齊

北齊置昭元寺設大統諸員以掌佛教 按隋書百官志後齊昭元寺掌諸佛教置大統一人統一人都維那三人亦置功曹主簿員以管諸州郡縣沙門曹

顯祖天保二年詔稠禪師至鄴都建寺居之帝請受菩薩戒 按北齊書顯祖本紀不載 按佛祖

統紀北齊文宣帝天保二年詔稠禪師至鄴都建雲門寺以居之師宴坐一室未嘗送迎帝至弟子勸之師曰賓頭盧迎王七步致王失國吾德雖不逮儀相似之所以不敢自欺冀致福於帝耳帝惑左右以師慢己欲躬加害師但出寺二十里拱立道旁帝怪問之師曰恐血汗伽藍耳帝卽悔謝謂僕射楊遵彥曰如此真人何可謗耶遂同輦還宮問曰弟子前身何人師曰曾作羅刹王今猶好殺祝盆水使視之見羣刹在後帝大敬信請受菩薩戒永不食肉盡停五坊鷹犬傷生之具及境內屠殺

古今圖書集成
天保十年帝如甘露寺禪居深觀 按北齊書顯祖本紀天保十年春正月甲寅帝如遼陽甘露寺

二月丙戌帝於甘露寺禪居深觀惟軍國大政奏聞

世祖大寧二年夏五月壬午詔以城南雙堂間位之苑廼造大總持寺秋八月辛丑詔以三臺宮爲

大興聖寺 按北齊書世祖本紀云云

後主天統三年春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三臺施興聖寺 按北齊書後主本紀云云

天統三年太上皇詔悉蠲諸寺雜戶一准平人 按北齊書後主本紀天統三年秋九月己酉太上

皇帝詔諸寺署所綰雜保戶姓高者天保之初雖有優勅權假力用未免者今可悉蠲雜戶任屬郡

縣一准平人

天統五年春正月辛亥詔以金鳳等三臺未入寺者施大興聖寺夏四月甲子詔以并州尙書省爲

大基聖寺晉祠爲大崇皇寺 按北齊書後主本紀云云

幼主承光元年鑿晉陽西山爲大佛像又起大寶林寺 按北齊書幼主本紀帝每災異寇盜水旱

亦不貶損惟諸處設齋以此爲修德嘗鑿晉陽西山爲大佛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內又爲胡昭

儀起大慈寺未成改爲穆皇后大寶林寺窮極工巧運石填泉勞費億計人牛死者不可勝紀

隋

高祖開皇四年建興善寺居僧靈藏勅僕射參問起居按隋書高祖本紀不載按佛祖統紀隋開皇四年靈藏律師始與帝爲布衣交及卽位建大興善寺以居之勅左右僕射每旦參問起居嘗陪駕洛州歸之者衆帝手勅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是道人天子有欲離俗者任師度之由是度人至數萬有疑之者帝曰律師化人爲善朕禁人爲惡意則一也

仁壽元年夏六月頒舍利於諸州按隋書高祖本紀云云

煬帝大業二年詔沙門致敬王者以僧明瞻等不從而止按隋煬帝本紀不載按佛祖統紀大業二年詔沙門道士致敬王者沙門明瞻等抗詔不從帝詰之對曰陛下若使準制罷道則不敢不奉如知大法可崇則法服之下僧無敬俗之典帝默然而止

唐

高祖武德七年傅奕上疏極詆佛法帝善之按唐書高祖本紀不載按傅奕傳高祖拜奕太史

令武德七月上疏極詆浮圖法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嚇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至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今其徒矯托皆云由佛攘天理竊主權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苻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爲戒昔褒姒一女營惑幽王能亡其國況今僧尼十萬刻繪泥像以惑天下有不亡乎陛下以十萬之衆自相夫婦十年滋產十年教訓兵農兩足利可勝旣邪昔高齊章仇子他言僧尼塔廟外見毀宰臣內見嫉妃嬙陽譏陰謗卒死都市周武帝入齊封寵其墓臣竊賢之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下突議有司唯道源佐其請中書令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請誅之矣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空桑乃尊其言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答但合爪曰地獄正爲是人設矣帝善突對未及行會傳位止太宗卽位常問突卿拒佛法奈何突曰佛西胡黠人爾欺誅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熾兒幻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

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

太宗貞觀十六年幸弘福寺爲穆太后追福 按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貞觀十六年上幸弘福寺爲穆太后追福自製疏稱皇帝菩薩戒弟子謂寺主道懿曰朕頃以老子是朕先宗故令居釋氏先卿等能無憾乎對曰陛下尊祖宗降成式詎敢有怨上曰佛老尊卑通人自鑑豈一時在上卽以爲勝朕宗自柱下故先老子凡有功德尅向釋門往日所在戰場皆立佛寺太原舊第亦以奉佛初未嘗創立道觀存心若此卿等應知

貞觀十九年沙門元奘等自西域歸京師詔於弘福寺翻譯諸經 按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方技傳僧元奘姓陳氏大業末出家博涉經論嘗謂翻譯者多有訛謬故就西域廣求異本以參驗之貞觀初隨商人往遊西域元奘旣辯博出羣所在必爲講釋論難番人遠近咸尊服之在西域十七年經百餘國悉解其國之語仍採其山川謠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記十二卷貞觀十九年歸至京師太宗見之大悅與談論於是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於弘福寺翻譯仍勅右僕射房元齡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廣召碩學沙門五十餘人相助整比

貞觀二十二年勅有司寫元奘新譯佛經御製序文頒賜九道總管 按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貞觀二十二年上幸坊州玉華宮召奘法師既至上曰朕在京苦熱故就此山泉石之涼憶見法師故遣相屈此日所翻何經奘曰近譯彌勒瑜伽師地論帝宣論親覽謂侍臣曰佛教廣大猶瞻天瞰海莫極高深九流典藉猶汀滢方溟渤耳世言三教齊致者此妄談也因勅有司寫新譯經論頒賜九道總管御製大唐三藏聖教序以冠其首詔皇太子撰菩薩藏經後序上自是平章法義不輟於口敬待法師親於家人

高宗永徽二年九月癸巳廢玉華宮以爲佛寺 按唐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高宗本紀云云

顯慶元年詔左僕射于志寧等潤色元奘所定之經御安福門觀元奘迎御製慈恩寺碑文詔皇子於奘師寺授歸戒 按唐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高宗本紀元年夏四月戊申御安福門觀僧元奘迎御製并書慈恩寺碑文導從以天竺法儀其徒甚盛 按方技傳高宗東宮爲文德太后追福造慈恩寺及翻經院內出大幡勅九部樂及京城諸寺幡蓋衆伎送元奘及所翻經像諸高僧

等入住慈恩寺顯慶元年高宗又令左僕射于志寧侍中許敬宗中書令來濟李義府杜正倫黃門侍郎薛元超共潤色元奘所定之經國子博士范義頤太子洗馬郭瑜弘文館學士高若思等助加翻譯成七十五部上之後以京城人衆競來禮謁元奘乃奏請逐靜翻譯勅移於宜君山故玉華宮六年卒時年五十六歸葬於白鹿原士女送葬者數萬人 按佛祖統紀元年十一月武皇后生

皇子神光滿室賜名佛光王踰月詔於奘法師寺出家落髮授歸戒

龍朔元年幸天宮寺度僧二十人 按唐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高宗本紀龍朔元年九月

幸天宮寺是高祖潛龍時舊宅上周歷殿宇感愴久之度僧二十人

中宗嗣聖六年即太后永昌元年五月己巳白馬寺僧薛懷義爲新平道行軍總管以擊突厥 按唐書武

后本紀云云

嗣聖七年即太后天授元年頒大雲經於天下令諸州各置大雲寺 按唐書武后本紀天授元年七月頒

大雲經於天下 按舊唐書武后本紀有沙門十人僞撰大雲經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

頒於天下令諸州各置大雲寺總度僧千人

古今圖書集成
詞聖十七年

即太后久視元年

斂天下僧錢爲佛祠大像以張廷珪罷役

按唐書武后本紀久視元年

八月庚申斂天下僧錢作大像

按張廷珪傳武后稅天下浮屠錢營佛祠於白司馬坂作大像廷

珪諫以爲傾四海之財殫萬民之力窮山之木爲塔極冶之金爲象然猶有爲之法不足高也填塞
澗穴覆壓蟲蟻且巨億計工員窮窶驅役爲勞饑渴所致疾疹方作又僧尼乞匄自贍而州縣督輸
星火迫切鬻賣以充非浮屠所謂隨喜者今天下虛竭蒼生彫弊謂宜先邊境實府庫養人力后善
之召見長生殿賞慰良厚因是罷役

景龍

年盛興佛寺

按唐書中宗本紀不載

按辛替否傳景龍中盛興佛寺公私疲匱替否上

疏曰今疆場危駭倉廩空虚卒輸不充士賞不及而大建寺宇廣造第宅伐木空山不給棟梁運土
滿路不充牆壁所謂佛者清淨慈悲體道以濟物不欲利以損人不榮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掘山
穿地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愛物榮身則不清淨寧
佛者之心乎昔夏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商受之商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三十餘世而漢受之由漢
而後歷代可知已咸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窮金玉修塔廟享久長之祚乎臣以爲減彫琢之費以

賙不足是有佛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佛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邊垂是有湯武之功回不急之祿以購廉清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疏見在失真實冀虛無俗人之所爲而輕天子之業臣竊痛之今出財依勢避役亡命類度爲沙門其未度者窮民善人耳拔親樹知豈離朋黨畜妻養孥非無私愛是致人毀道非廣道求人也陛下常欲填池塹捐苑囿以賑貧人今天下之寺無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用度尙或過之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雖役不食之人不衣之士猶尙不給況必待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臣聞國無九年之儲曰非其國今計倉廩度府庫百僚共給萬事用度臣恐不能卒歲假如兵旱相乘則沙門不能擐甲冑寺塔不足饗饑饉矣帝不省

睿宗先天元年西天沙門婆羅請然燈供佛帝臨觀燈輪 按唐書睿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睿宗先天元年西天沙門婆羅請然燈供佛帝御延熹門臨觀燈輪高二十丈點金銀燈五百盞望之若華樹

元宗開元二年詔檢責天下僧尼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姚崇傳元宗時崇封梁國公遷紫

微令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溫戶彊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於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姦人以汨真教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僞濫髮而農者二萬餘人 按舊唐

書元宗本紀開元二年春正月丙寅紫微令姚崇上言請檢責天下僧尼以僞濫還俗者二萬餘人

肅宗至德元載詔沙門諷頌祈福 按唐書肅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肅宗至德元載帝在靈

武以軍需不足宰相裴冕請鬻僧道牒謂之香水錢時寇難方盛或勸帝宜憑佛祐詔沙門百人入行宮朝夕諷頌帝一夕夢沙門身金色誦寶勝如來以問左右或對曰賀蘭白草谷有新羅僧無漏常誦此名召見行在旣而不空至遂并留之託以祈福

上元二年皇后以帝不康刺血寫佛經百僚復於佛寺齋僧 按唐書肅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

肅宗本紀上元二年正月甲午上不康皇后張氏刺血寫佛經九月上不康百僚於佛寺齋僧

年以南陽爲國師 按唐書肅宗本紀不載 按學佛考訓唐肅宗志慕禪宗禮南陽爲國

師晨夕問道

代宗永泰元年九月命百官觀浮圖像於光順門復勅於資聖西明二寺講仁王佛經閏十月斂民

貲作浮圖供 按唐書代宗本紀永泰元年九月庚寅命百官觀浮圖像於光順門閏十月癸丑敕民貲作浮圖供 按王縉傳縉素奉佛不茹葷食肉晚節尤謹妻死以道政里第爲佛祠諸道節度觀察使來朝必邀至其所諷令出財佐營作初代宗喜祠祀而未重浮屠法每從容問所以然縉與元載盛陳福業報應帝意向之由是禁中祀佛諷唄齋薰號內道場引內沙門日百餘饌供珍滋出入乘廐馬度支具廩給或夷狄入寇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爲禳厭幸其去則橫加錫與不知紀極胡人官至卿監封國公者著籍禁省勢傾公王羣居賴寵更相陵奪凡京畿上田美產多歸浮屠雖藏奸宿亂踵相逮而帝終不悟詔天下官司不得筆辱僧尼初五臺山祠鑄銅爲瓦金塗之費億萬計縉給中書符遣浮屠數十輩行州縣斂丐貲貨縉爲上言國家慶祚靈長福報所馮雖時多難無足道者祿山思明毒亂方煽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臨亂而踣西戎內寇未及擊輒去非人事也故帝信愈篤七月望日宮中造盂蘭盆綴飾鏤珎設高祖以下七聖位幡節衣冠胥具各以帝號識其幡自禁內分詣道佛祠鑄吹鼓舞奔走相屬是日立仗百官班光順門奉迎導從歲以爲常羣臣承風皆言生死報應故人事置而不修大歷政刑日以堙陵由縉與元載杜鴻漸倡之也

按舊唐書代宗本紀永泰元年九月內出仁王佛經兩輿付資聖西明二佛寺置百尺高座講之及奴虜寇逼京畿方罷講冬十月己未復講仁王佛經於資聖寺

大歷三年詔杭州僧惠崇內賜紫袈裟 按唐書代宗本紀不載 按代宗實錄云云

大歷四年帝建道場感佛光現 按唐書代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代宗大歷四年帝於大明宮建道場感佛光現諸王公主近侍諸臣竝觀光相自子夜至鷄鳴宰相裴冕上表稱賀

大歷九年勅建七級浮圖於牛首山 按唐書代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大歷九年帝夢建康牛首山辟支佛來見勅太子詹事古侁於山中建七級浮圖

年詔僧徒入內道場禮萬佛山 按唐書代宗本紀不載 按杜陽雜編代宗崇奉釋氏每

春百品香和銀粉以塗佛室遇新羅國獻五彩毘毘製度巧麗亦冠絕一時每方寸之內卽有歌舞伎樂列國山川之象忽微風入室其上復有蜂蝶動搖燕雀飛舞俯而視之莫辨真假又獻萬佛山可高一丈因置山於佛室以毘毘藉其地焉萬佛山則彫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之形大者或逾寸小者七八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半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無不悉具而更鏤金玉水

精爲幡蓋流蘇庵羅薔薇等樹構百瑤爲樓閣臺殿其狀雖微而勢若飛動又前有行道僧徒不啻千數下有紫金鐘徑闊三寸上以龜口銜之每擊其鐘則行道之僧禮首至地其中隱隱謂之梵音蓋關戾在乎鐘也其山雖以萬佛爲名其數則不可勝紀上因置九光扇於巖巘間四月八日召兩衆僧徒入內道場禮萬佛山是時觀者歎非人工及觀九色光於殿中咸謂之佛光卽九光扇也由是上令三藏僧不空念天竺密語千口而退

德宗建中元年秋七月丁丑罷內出孟蘭盆不命僧爲內道場 按唐書德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

書德宗本紀云云

興元元年迎法照法師入禁中教宮人念佛及五會 按唐書德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德宗

興元元年法照法師於并州行五會教人念佛帝於中宮常聞東北方有念佛聲遣使尋至太原果見師勸化之盛乃迎入禁中教宮人念佛亦及五會

貞元三年宇文炫奏以鄉落廢寺爲學舍材勅以侵毀三寶罪之 按唐書德宗本紀不載 按佛

祖統紀貞元三年京兆尹宇文炫奏乞以鄉落廢寺爲學舍材勅曰奉佛之宮轉爲儒館此侵毀三

寶之漸罪在不宥炫慙懼即日自解歸

貞元六年詔送佛骨還無憂王寺 按唐書德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六年二月岐州無憂王寺有佛指骨寸餘先是取來禁中供養乙亥詔送還本寺

貞元十三年以霍仙鳴病令於諸寺齋僧 按唐書德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十三年秋七月己丑右神策中尉霍仙鳴病賜馬十四匹令於諸寺齋僧

憲宗元和六年勅孟簡等翻譯觀音經 按唐書憲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六年春正月勅諫議大夫孟簡給事中劉伯芻工部侍郎歸登右補闕蕭俛等於豐泉寺翻譯大乘生心地觀音經

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庚戌迎佛骨於鳳翔 按唐書憲宗本紀云云

元和十四年迎佛骨至京師 按唐書憲宗本紀不載 按韓愈傳愈遷刑部侍郎時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頌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

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在位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施佛宗廟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後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令盛也今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

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彎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尙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貳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弔於其國必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許悟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